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二

元 劉一清 撰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
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
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
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
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

李陵書借用亦佳

孝宗恢復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衄滿朝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

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筭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
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
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
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
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
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
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

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
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敵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
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
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
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
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

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
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窻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窻下謀其妻王夫人曰擒虎易放
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
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於天得請于帝矣檜遂死夫
人思之未幾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鈇枷因問秦
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

檜與万俟卨俱荷鈇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窻事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主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舉得賢者輔道天下有望矣然

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奸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去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弟兄止緣交通賓客論泄機密陳瓘上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

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
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
言不可不察今侂冑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
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
使去復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
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狂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
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
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

質直兼是隨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
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
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
爲佞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
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
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
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
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

效終不可泯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爲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厯也由人事也由

天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罷政遠竄薨於湘鄘訃聞有無名子
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邪何事
肆流言狼胡跋扈傷周旦魚腹銜冤葬屈原一死固知
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
末世孫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已
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
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
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
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疊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
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
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
喜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

邊釁既開三軍骸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
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百
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
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
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間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
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
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
生者召還遣使聘北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

卹死士除苛解撓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矣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濟王

濟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獲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

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被半袖爲號
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易敝衣匿
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
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
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
入賀且揭李金榜于州門言吏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
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江東狡謀比
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弓兵而已王知其謀

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於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忱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彌遠欲殺濟王遣其客秦天賜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已無疾天賜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

王廷美之事凡數百餘言許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
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謚剛
簡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金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
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起范
開闢於光黃之間六月金子才合淮南兵萬餘人赴汴
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

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蒿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奚待

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
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機徐敏子
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又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
繼之各路齎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敏子以二十一
日啓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
趣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
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
登城後降廸等遂入洛陽二十七日軍食已竭乃采蒿

和麵作餅而食之楊又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又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又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又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牢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心
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薦於
史相遂除成大爲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
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成大守建
寧拆真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据撫者無所不盡其致矣
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
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夫不肖之
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之羽

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天亦羞與
爲伍矣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
焦土時殿師乃馮榭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史彌遠

史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自楊太后誅侂冑其事甚祕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儔侶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雲譏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者皆遭斥逐楊后之事濟王嫉之一日書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何所容其身哉理宗

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桀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垓奏金人國遣使約夾攻蒙古壬辰國兵與蒙古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癸巳閏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端

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愚嘗謂宋之與鄰國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真宗澶淵之後以姪事本朝世守歡盟一旦從金人之請議夾攻遼高麗嘗遣使尋醫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宗不信又啟唇亡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抵燕京而即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讐在所當滅真西山言金亡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亡必有興

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

錢塘遺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三

元 劉一清 撰

趙信菴

信菴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倅濠梁自有婢
與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劍出帳中一揮斷二人頭
棄之城溝辛卯李全送死維揚奏功自三京之役家居
數年至淳祐癸卯優詔起復畀以重任爲叅預時有奏
對日記穆陵與之密議儲事公再三贊決且云如陛下

即位便不是好樣子尤人所難言也除拜右相蔡屢上
辭免而朝旨促赴闕益急後蔡到京以宰相須用讀書
人劾之蔡已知之矣乃徑出國門疾馳而歸題南鄉子
壁間云東髮領西藩百萬雄兵掌握間召到廟堂無一
事遭彈昨日公卿今日間拂曉出長安莫待西風割面
寒羞見錢塘江上柳何顏瘦僕牽驢過遠山後有表奏
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懷慚后稷所讀何
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是雖有激而云然亦見機而

作矣歸領鄉郡推心愛民一鞭不妄施暇日過嶽麓精舍舍長劉某年差長將坐揖曰相公主席公搖手曰到這裏說甚相公竟就賓席取酒盡歡而去後居溧陽已未難作聞命即出丙寅時事粗定告老還鄉舟未發以書報鄉人及兩學士爰無不歡悅長沙兒童日呼舞於市曰相公歸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齊安中夕電光如燭空中焠然有聲遂薨

安子文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麤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廳設前豢豕成羣糞穢狼藉肥腴則烹而賣之罷鎮柵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猖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

平蜀難

嵩之起復

淳祐乙巳正月劉漢弼正夫由閑卿監擢拜臺臣先是九月嵩之自右揆丁父憂優詔起復蓋援彌遠例也嵩之朶願不起特以葬爲辭逡巡未就闕十一月徐元杰侍郎因對以起復爲非嵩憾之語所厚曰吾與徐誼不薄何不密以啓我自是繼有論奏上意不復向嵩臺官彈擊無虛日未幾漢弼以腫疾死杜丞相範繼薨徐又

以伏暑暴卒物論沸騰直謂數公皆中毒死徐則徧體
青黑朝野爲之驚駭堂食無敢下箸者於是揭榜通衢
重立賞格移文棘寺嚴鞠姦兇然竟莫明所以已而出
太府之幣畀上腴之田賜之史嵩之當國一時正人如
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喬
行簡平章李宗勉左相史嵩之右相三相當國時論謂
喬失之汎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爲
賢相

崔福之死

崔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爲人勇悍喜於生事而無忌憚陳韓爲建康留守崔爲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迫逐總所趙監酒親屬公委會廳

四字未詳疑有誤

戒諭

然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前協力因厚遣之崔福遇賊不擊託言葬女而歸更不申大閫取旨主帥亦無如之何陳以爲從本司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法押赴教場處斬人以爲文

臣不習邊事多爲武人所輕讎爲積忿而發也殊不思
良將難得爲帥閫者推誠共事果跋扈凌犯自當申取
朝旨豈可擅殺

孟保相

孟珙號無庵兄弟中第四故稱四孟機畧沈鷺世罕能
及嘗攻大金公統兵四萬至蔡州滅之由是威名浸盛
爲荆湖制帥善御衆得士卒心輕財結客對境虛實莫
不周知外國機要間探尤密性好佛夜則趺坐召偏裨

以下五七十人施氍褥俱席地自上而下各舉一話或
目前事或市井笑謔事無不可言者言有可笑輒相與
大噱惟不得許人陰私於是上下之情無不通者軍中
私密外間詭詐皆入其耳久任邊帥朝廷賴之後無疾
而逝兄璟稱三孟嘗知鄂州性寬厚弟十孟知岳陽皆
然子之縉立朝尤有大節理宗朝邊稱帥者必曰諸孟
云

余樵隱

余玠字又夫淳祐三年帥蜀慷慨自許創建城壁修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初玠之臨遣也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十年天子降詔褒諭玠八年守蜀之功鄭青山再相因從臾其進兵且以私書與玠云老夫只候此著爲退身計於是一意出師至興元無功而還壬子冬北兵知其所爲入掠成都薄嘉定無禦之者玠帥蜀罔功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

余玠不知事君之禮帥蜀無功陛下胡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答一日御筆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歸羞愧飲藥而死

余晦帥蜀

寶祐甲寅余晦帥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玠此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敢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

特坐而輕鄙之敵國聞之亦且竊笑中土之無人矣所
有余晦內批乞賜收回御筆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
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人皆
有不安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余晦果敗蜀失紫金
山要地爲其城之也

晦誣惟忠

余晦繼玠爲蜀帥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書聞王惟忠
適留閬問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義晦曰人

言其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當入狀以百口保之晦即
取紙俾書既畢探懷以反書示之愕然晦謫歸以王惟
忠庇叛事告于朝遂入大理獄全臺入晦之殿院陳大
方尤主之惟忠竟斬東市此事本非其罪晦懼禍及已
故誣之耳未幾大方奉祠歸紹興得疾目擊惟忠之爲
鬼露頭顱天謂非所爲聞者嗤之○惟忠與晦俱浙東
人少微賤晦小名余開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
使時惟忠爲利路安撫閱除目笑曰余開五來也晦聞

之故誣奏惟忠斬於市血迸流而上惟忠色不變曰吾將訴於天以明此冤也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築城以守爲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後謫死蜀士大夫爲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諸葛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今拜矣拜公以八

陣之神圖拜君以出師之一表尚饗其文甚偉

趙方威名

趙方嘉定年間爲淮閬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邊
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
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浴湯伏事底窺見一
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之鼓不鳴詰朝申舉
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
近以故皆謂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

七直閣隨侍立淮北人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留三日劇談方畧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爲贈夫人曰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贐儀且奉以數書云諸監司覓文字趙極感之後卒死其子遇趙作荊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謂趙以乃父曩疇之故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無時程督幾

不能堪至與其母對泣幸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留一日即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樽前與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留心職業故爾今已爲經營到諸監司舉紙七狀皆足並發放左省部訖自即當奉少費請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夫

劉雄飛

淳熙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

善念一日隆興解到賊徒二十五人來鄂州發下尉司
楊文收管拘鎖有劉雄飛者貌魁偉八娘以爲異待之
極厚楊文出巡按盜八娘遂打開索鎖俾雄飛遂遁仍
與顧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於荒沙壩中夜半見天
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內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
帳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
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遷權帳前副都統適和
州缺守賈似道爲制置使差雄飛權和州到郡數月正

除知和州雄飛遣人迎楊都頭夫人偕來則八娘已死
矣厚贐楊都頭歸俾作功德追薦八娘後雄飛爲四
川制置仍保楊都頭爲帳前統制後知重慶府劉之報
恩可謂至矣

錢塘遺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四

元 劉一清 撰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幹腹南來厯邕桂之境以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隨黃圍鄂州陷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罔聞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賈似道為荆湖宣

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尋自軍中拜右相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過廣右過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侯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遠印應飛守鄂賈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又命崔彥良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移司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暮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者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
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謝
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
下似道乘機遣使陰約許納歲幣兵解而去鄂渚兵退
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也城危在頃刻都統

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盡東勝於是焚燒城外民居歸然一壘外援至悉力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算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閩臣行打算法以污之向士璧守潭費用委浙西閩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閩馬光祖打算江閩史岩之徐敏子淮閩杜庶廣帥李魯伯皆受監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杜並下獄

杜死而追錢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鄧傳二千人
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
軍錢并徵所得米枋得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
相云千金為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
可聞於鄰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已未北兵渡江時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欺
君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為戚里婢

婿黃緣取寵位婿事內侍虞允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
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在臺橫甚引小人沈翦方大猷為
羽翼輒登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謫貴州與州
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適游有食人之謗經帥朱禔孫
伺丁者也憲李仲鰲惡游者也丁密以郡人之謗游者
語李李以語朱朱以責游游遂告丁異謀以為陰造弓
矢將通蠻為不軌朱聞于朝加竄新州經司遣畢進武
遷者下貴州退其奴且盡取其橐中所有而後寬之舟

過藤州太守以下不敢與通畢遷登岸詣州借水手十人適丁遣舟人請鐔津何權孫者過舟中談話日午畢將登舟何別去未至孫舟人走報丁副使溺矣州為求屍至夜始得巾履未脫解事人申州借錢買棺守以經司無名色錢百千予之丁大全喪受云價不問多少自償既斂郡與解者俱申經司牒下追畢竟問後有旨許自便居住畢遷于靜江既而朱先遣之回長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賈相屢誘其子使自陳掉頭

竟不就先是謝方叔罷相居隆興賈相誘之曰上念公不忘信之遂刻穆陵御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臺章交上有旨追逮空所有以解幸免於禍丁之父子智於謝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罷吳潛代之潛為人豪雋其弟兄亦無所附麗有讒于上者曰外間童謠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妄虫黃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虫此語既聞

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謫建昌尋徙潮州卒酉四月安置循州壬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俜七十翁間闕四千里縱非烟瘴窟自無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遡潮水燥風扇烈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顛頓常驚悸肌體若分裂肝腸如擣碎支持達循州荒涼一墟市託跡貢士闈古屋已頽圯地濕暗流泉風雨上不庇蛇鼠相交羅螻蝻聲恠異短垣逼閭閻簾楹接尺咫凡民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

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爾哭我傷懷傷懷那可止悲愁
復悲愁憔悴更憔悴陰陽寇乘之不覺入腠理雙足先
蹢躅兩股更重脰擁腫大如椽何止患蹠蹠淫邪復入
腹喘促妨臥寐脾神與食仇入口即嘔噦膏肓勢日危
和扁何為計人生固有終蓋棺亦旋已長兒在道塗不
及見其斃老妻對我啼數僕環雪涕綿蕞斂形骸安能
備喪禮孤柩倚中堂几筵聊復爾骨肉遠不知鄉里各
周慰相慰亦何言眼眼自相視龍川水泱泱教山雲委

委雲飛何處歸水流何處止悠悠旅中魂雲水兩迢遞
朝廷有至仁歸骨或可覲魂兮早還家母作異鄉鬼又
自銘其棺云生於雪川死於龍水大布深衣緇冠素履
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將斂形而已其人伊誰履
高居士翁嘗好老莊善延方外又與客談及死生事曰
某只消一个倏然而逝時但以爲戲言及至循枋國者
所遣人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詩及銘之夕忽空中
雷聲轟然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潛入相以方甫胡易

簡為腹心二人輕僇人嘲之曰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為太子公意不欲緩其事上不悅北軍退即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臺臣劾公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為循守欲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又宴又辭又次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而卒

賈相當國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為相年餘逐巨璫董宋臣李宗輔勒戚畹歸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陰忮刻深置綠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為便

李瓊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駁踰淮據及漣水連

年為惠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制置李
庭芝繳進往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壬戌詔改漣
水軍為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瓊保信武寧軍節度
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賜獎諭追復其
父李全官爵改正日厯御製詩賜賈相云力扶漢鼎賴
元勲泰道弘開萬物新聲暨南郊方慕義恩漸東海悉
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潛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
日事中興玉厯喜環循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貴妃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奉湯藥飲食自庚申入相之後躡拜平章聯科必嚴過省及覆試之禁或為詩末聯云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今安得有平章其意甚當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為詩曰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

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殺向士璧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淥家居訪之問所以為守城之計向曰正為眼中無可任之人皮恚之北兵至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虎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卒能保潭斗弩之力居多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妬賢嫉能乃嗾臺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安府追究侵盜

掩匿情節竟坐遷謫擠之死地天下寃之

劉整叛北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鄭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及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遣吏打算軍前錢糧整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又似道殺潛殺士壁整益不安乃以瀘州降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

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八人歸北京湖制置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為黑灰團整歸北上急攻緩取之書謀取襄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于文德求置權塲於樊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塲或為盜所掠願築土塲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權塲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既而使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為請於朝開權

塲於樊城外北人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築堡裏
帥呂文煥知被欺犯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
北人又於白鶴城垣築第二堡文煥復申制司文德大
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卒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渚退師自事定之後冒為
已功諱言前事及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真州不
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間
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
滕神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
却向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事隨流水東皇
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案詞名念奴嬌五
字依說郭補入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立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十四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雖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

激賈行二說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
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
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地席矣紫原以家囑愛將
金明而令金明以子從之過淮時賈出督相遇拊紫原
背而哭曰端明端明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對云平
章平章今日瞎賊更說一句不得賈問紫原何策對曰
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
死得分明後抵高郵適已延丞相經蹕紫原之家有告

以紫原魯獻三策於賈者丞相驚嘆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遂用吾安得至此即尊禮其家老小甚至欲發兵迎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郵而密价以報紫原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人有詩曰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錢塘遺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五

元 劉一清 撰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石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

時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吳勢卿死乃以劉良貴為提領陳嘗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賈似道憤怒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賈似道內引

入劉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先以
自己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孟奎自陳投
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
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後公田且行於浙西他路竟免
和糴自若由是德經孫者半天下也○公田初議以官
品逾限田外買之此猶有嫉富抑強之意繼而派買除
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
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減

買數稍多則銀絹相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
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
承節二萬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公田專官

提領劉良貴檄府丞陳訢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
潤任督催之意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
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
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訢撫幹王唐佳臨安察判與元演

常州則知郡洪樵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郡章垌漕司
准遣鄭夢熊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謝某司戶黃伸候
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公田賞罰

包恢盱江人為陸氏學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騷然
朝廷除包知平江府專領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刑時
年已八十酬勞拜簽書而卒。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
宰葉慙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追毀

出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
相離之初意

公田之禍

壬戌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
興隸浙西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
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
呂平江方夢至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
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

莅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核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禍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更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謫皮龍榮

叅政皮龍榮者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疑其再入時

李雷奮憲湖南似道陰諷雷奮劾之先是雷奮訪龍榮
龍榮辭以故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奮雷奮不能
平至是疏其貪利營私之罪且以為幸祥琴之甫闕即揆
席以自居于州郡從吉之伸冀朝廷收召之速又謂每
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膝下之語蓋龍榮為東宮官故
也有旨謫衡州衡州雷奮治所也遂自酖死

銀闕先讖

見錢闕子始於紹興元年冬張浚屯軍婺州朝廷以水

道不通貼置名商又入見錢於婺州執關子請見錢於
杭越權貨務每千加十以為優潤六年張忠憲為都督
張澄主管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錢並行後三
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景定甲子賈相當國造金
銀見錢關子時十九界矣以一準十八界之三廢十七
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紅印三相連如
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之上
列為寶蓋幢幡之狀目之曰金旛勝以今代麒麟閣何

人第一功為號大兵下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人以為讖
信然

竄謝枋得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江東漕闡發策詆時政似道
怒竄興國軍。江東十問備陳賈似道景定以後政事
知國家必亡於權臣之手至如八陵一問讀之使人淚
下

推排田畝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也賈似
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
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
沁園春題於道間者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迷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
靈憔悴經畧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已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岩雲迷
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

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界萬取千焉

彗星之變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叅政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上減膳避殿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歎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然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

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公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是秋邊無警報國無大咎冬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八月初五夜彗見于西南方去地不甚遠尾長三大餘初十日夜光芒亘天至甲申寧

宗升遐始驗藝祖升遐筭亦出柳云似道奏云筭出三

河

周分與河
南無干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臨御以來始終崇獎周
程張朱諸儒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宗陵曰穆陵御
書閣曰顯文閣原廟殿曰章熙殿理宗興于側微崇儒
納諫實紹間以史彌遠有擁立功於萬幾謙遜無所預
彌遠卒始親政名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於朝號端平

為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
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藉開慶
己未北兵南來社稷幾已矣而猶不親身見之亦可謂
福

理宗政迹

理宗龍顏隆準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為治
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扣閣悉經御覽所言訐
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既

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
奔競士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輔監
司郡守賊罪狼藉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盧允升
等以奢侈導上意信方士妄稱五福太乙自嘉定己巳
南入巽宮臨吳越分作太乙宮又作龍翔宮集慶寺以
祈福作湖上西宮造御舟以備遊幸作禁苑芙蓉閣香
蘭亭以供遊翫又作閭賈二妃奉先功德寺極土木之
功專置修內一司以內侍管領望青伐木自德壽故宮

王邨戚里民家墳塋皆不免又置修內司莊御前莊開
獻納之門没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
當頻數娼妓傀儡得入供應宮嬪廩給泛賜無節有職
掌名位之外其先朝耆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
淳祐增至一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何其
不節耶

度宗即位

理宗崩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

晉時許詢所造每經一朝則必頽圯一次蕭梁已後累加修整雍熙年間衆議重修非數萬緡不可一行童於大衆中頂禮曰我願勸緣以成其事衆曰何言之易答曰只印此塔影逐日沿門念佛請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後所得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天下惟八大王榮邸前有身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自斷其臂血流不止遂死自火塋後莫有言前事者度宗庚子歲生於八大王府日夕啼號不

已更數乳母多獲譴最後一乳母捧抱行廊廡間入小閣見所粘塔影忽然而笑既去復顧因以水啜取置手中自是不復啼泣乳母以告大王始悟所題疏未勾下東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府歸斷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計其死之時卽度宗生之旦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事度宗入宮將冊為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斷自宸衷以繼大統後享國之歲悉如所夢云陸務觀詩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

推為第一仙即此塔也

全后

開慶己未議皇太子妃丁大全以京尹顧岳女為言一日謝后召入大內宮嬪進花一枝后令侍御以賜既退次日后感疾議遂寢庚申歲乃議全昭孫女昭孫值北兵避地於岳州臨湘之間逾數日入京遂冊為妃

士人言賈相

咸淳丙寅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

害民誤國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詣京尹劉良貴告李
等泥金飾齋扁不法黥竄諸州

臺諫應故事

以季可為察院時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
易制者為言官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小州太守及州
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似道專政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

丞相時賈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諷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戶畿漕處斷公事非闕白不敢自專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

於湖上閒居遙制時人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半閒亭

度宗賜賈似道第於湖上似道扁亭曰半閒自稱雲水
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糖多令
詞大稱似道意義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騫而不足之秋
也曾謂似道可以半閒自處乎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
牛初度闕幻出蓬萊仙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
間人生間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

一半與公閒。似道為國之重臣而乃可以閒中消日月耶天下烏得不壞

排當

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費此說可想矣有詩云花輒緩步退朝衙排當今朝早賞

花玉韉金鞍皇后馬香輪綉轂御前車

賈相舉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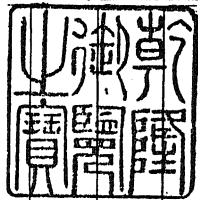
一日壑翁招碧梧馬廷鸞西礪葉夢鼎行令舉一令要
一物與人得物者還以一聯詩秋壑云我有一局碁付
與碁師碁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
人處且饒人碧梧云我有一釣竿付與漁翁漁翁得之
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西礪
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

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賈相之虐

賈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二人道粧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爾願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持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受聘啓視之則姬之頭也諸姬皆戰慄。似道於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有題詩曰襄陽累載困孤城秦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

田枉自害生靈至乙亥罷相公田國事休矣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
卷五

七

錢塘遺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塘遺事卷十六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

謄錄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六

元 劉一清 撰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風雷雨民居逾時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是為益王十一月重冬全氏降生皇子是為嗣君

李瓘掛冠

咸淳戊辰龍飛狀元興化陳文龍同郡李瓘太學貫道

齋內舍係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
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取及三魁同舍出錢
塘門脫綠袍掛于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
瓘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平生透
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若為觀不如歸
去臥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戲衫卸
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逋與搏聖世待
之俱寬閒何物种放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肝此行無

復出閩山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醺酒醺雲壇便向錢
塘門掛冠又有詩云有手須褰龍袞衣有頭須叩九堦
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掛綠
衣笑問此身欲何之石室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
樂天知命復奚疑

龍飛賦題

咸淳戊辰龍飛省試考官商議出題題皆不欲出天子
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為天正院出帝德廣運天眷命皆

大金年號而天眷又正是徽欽過北之時時人為之語
曰正院無天子別院除聖人廣運與天眷却是

案此下原本闕

襄陽受圍

咸淳戊辰北兵圍襄陽攻襄陽劉整之計也整宋驍將
號鐵胡孫己未大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丞相吳潛也
盡守臣之力者帥臣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
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整
守瀘州懼禍及己遂叛獻策南伐上急攻緩取之書東

南之兵勢地勢如指諸掌進攻之計不于淮不于湖廣
不于蜀獨于襄者蓋知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立
國呂祉嘗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關輔失襄陽
則江表之業可憂者正此也整初至襄陽與少保呂文
德借地開互市互市既置因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
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間時出師哨掠襄
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文煥代守襄陽於戊辰
之冬以大兵圍之而襄日孤矣

高達赴援

襄陽被圍呂文煥遣人告急朝廷遣高達范文虎赴援
時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而道不得通襄
陽之圍不可解矣

賈相出督

賈似道請出督而又陰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
乃以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時相不合

咸淳己巳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以江萬里拜左相馬廷鸞拜右相輪日知印萬里與似道議事不合乃去

戲文誨淫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撻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為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於羣奔遂以言去繼有張蕃孫者入京調官鄰居一婦人乃宮中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之察日以

服玩通殷勤事聞押歸本貫臺章繼上謂蕃孫之為人專以蠱惑人家妾婦為能有趙左司希建者因身沒而亂其家今敢窺伺宮婢無忌憚如此削籍徙嶺南嗣濮王奔妻按章有云糠也不堂雅焉在谷時人傳以為笑一征官娶罪將李虎妻臺章亦及之自是專務捃摭士大夫帷薄之事以供月課理宗厭之嘗加戒勵至於壑黨所為大奸大貪曾不敢言以至亡國悲矣

賈相諱言

賈似道見襄城被圍日久束手無措日以辭位為請至咸淳庚午襄陽之圍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問似道襄陽之圍三年矣似道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度宗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詢問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並無敢言者

明堂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祀明堂平章賈似道為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轂大雨

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賈欲候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鑄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

張貴赴援

壬申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

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
虎頭及思關以鍵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
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守然所
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
槥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
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用遂為所
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閫移屯郢州而諸帥
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

得三千人皆裹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
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張貴號為矮張所謂大張都
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
中水立便寨近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
百且令之曰此乃有死而已壬申五月漢水方生於二
十二日稍進園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須港口結方陣各
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
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磨洪灘

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纜攢
筏數百屯兵雖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
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
軍點視猶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日有浮尸而上被
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乃張順也

係籍秀才

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弊倖百出有
收解過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多

方措置乃議今後凡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
厯一道親書厯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
偽濫時人謂之繫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
有詩曰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
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太學生蕭某有詞云士籍
令行伯仲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
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
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先又何必更

張萬萬千算行闕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賸
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
大附勢專權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可採以相餽
但挺直或者謂此亦白青白祥之類是也

錢神獻夢

咸淳癸酉春賈相連奏乞出視師且謂諸閫欲為敗闕

張本每遣客游談不曰無財力則曰無兵力不知臣之料錢招軍悉有實狀可以按覆奏罷歸府合目靜坐忽夢有男子團面方口突然而入賈相叱之曰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間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後亦不復顧人間事言訖賈相且怒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錢禁行乃知男子錢神也廢興信有數云乎哉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其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撤屋為薪緝闕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城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

勉留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後似道累章乞出視師謂非臣上下驅馳聯絡為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而又陰嗾朝

臣論奏以為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

度宗晏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昀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

諒陰三元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

案說鄂作王龍潭

二名路

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為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詔兵勤王

冬詔天下勤王贛州太守文天祥應詔募兵○朝廷分
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江西○侍郎趙縉金陵江陰
○開封夏貴淮西○節使督萬壽京湖○殿闕張彥廣
德○招討孫虎臣采石○都統仇子真宣城○練使張
世傑海道○費伯恭阮克已平江克已揚州人糾集義
兵三萬勤王

下郢復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郢州沙洋守將邊居誼死之時丞相伯顏將兵號百萬用南降人為向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分道並進攻郢郢人堅守以戰船橫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覘視傍有一湖可通大江於是大集人力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舟師忽自上而下沙洋之備未能措守守將邊居誼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十一月下復州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陽罷泐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至渡江時江水竟平豈非天哉○圍漢陽軍移師攻陽羅堡○淮西制置夏貴拒戰於陽羅堡敗績奔還廬州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後有人題詩廬州夏貴節樓有曰一語淮西留養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縱使節樓高萬丈到頭難免重臣名

下陽羅堡

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百坳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乃自陽羅堡攻鄂州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為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

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
然失助鄂遂降矣○夏貴與朱禩孫通任長江之責朱
歸荊州夏歸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錢塘遺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遺事卷七

元 劉一清 撰

下蘄黃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順流而下松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奕始謂大兵以襄漢船自漢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蘄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船皆在焉○至蘄州管京模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闔以城降

劉整死

正月初七日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得疾死於無為軍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江西屏蔽也錢真孫以帥兼守舉城以降則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嘗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歟
呂師夔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慶

大元國兵至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呂氏壻也賈似道奏云文虎為趙縉所憤激而以安慶叛而不知文虎與呂氏係親黨也

賈相出師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珣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

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出師表畧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自勉

云云

每念身雖危可以奮勵振事雖

急可以激烈圖

云云

逆整世受國恩一旦反噬而仇視

我役役貪生畏死視便則趨天亦何有於彼哉自襄有患五六年間行邊之請不知幾疏先帝一不之許襄陷郢單臣憂心孔疚請行又不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頃罹孔棘詔既奪情臣辭亦不知幾迨不獲命竊自附

於金革無避之義陛下踐阼以來邊劇日駭臣請悉力
政以江流數千里江面數十屯而脉絡不貫非臣督視
隨機上下是必有不過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而
使先帝以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為信聽
臣之出當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諫及今汲汲圖之恨其
晚尚可強臣之留耶臣留不過使都民苟安旦暮而非
所以為京社大計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導故事都督中
外諸軍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苦心處置忘寢廢食

未能少強人意誠以注的之矢難留在目之機易見與其坐待其來於事無補孰若使臣決於一行以求必勝事理較著有不難知者恭惟祖宗三百餘年德澤其來未艾兩宮仁慈孝愛動無闕失臣恃此咸發信順之心斷可憑藉以辦此事臣羸弱之軀非不知自愛云云孤忠自誓終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孫留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無復以家為意否則苟免而已寧不愧死於斯言哉深切迫切拜表即行

遣使請和

德祐乙亥正月十七日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和京
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東元嘉代行思
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為走計時大軍人
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
進宋兵不敵夏貴老將也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成功無
所逃罪又恐孫虎臣新進位出已上殊無鬪志

下饒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饒州守臣唐震竭力守禦城破震為
北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十七
日鄔判官始得其遺體溫然如生遂具衣冠而葬之前
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為民望
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
以磔死至死罵聲不絕口先是張世傑至饒州萬里與
之大醉世傑曰國事如此丞相如何萬里曰力不能以
報朝廷惟有死爾世傑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事世傑

盡知之拿一个蓋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能得他飲安能忍辱事他人耶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只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觀此則萬里從容就義之心先決矣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無守臣蜀人趙昂發為池州倖權州事措置備禦等官謂昂發曰州不可守不如棄之昂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

也大兵至留詩其第夫婦遂自經而死時人語之曰臣為君死妻為夫亡

蕪湖潰師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賈似道潰師于蕪湖是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撫諭三軍遂許唱轉官資諸軍詔曰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官資何在鳴鑼一聲退兵於珠金沙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師已

失似道奔入揚州李庭芝閉城不納

姜才敗績

大兵順流乘勢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出兵二萬餘于揚子橋士氣百倍衆皆披靡時彼衆我寡相持半日凡數十戰勝負未分生兵日增乃至敗績姜才稍引兵還大兵入太平州守臣趙之潛遁

金山之敗

大兵入建康府松江制置知建康府趙潛遁北兵方入

城時察院潘文卿按趙潛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建康為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北兵駐建康府不進遣哨騎四出大兵至鎮江府張世傑趙潛戰于金山世傑多海舟無風竟不可動遂敗留守司參軍沈圻自桅樓上望下嘔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嗚呼京口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矣

趙與可遁

乙亥正月大兵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與可宗室也

而望風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以為
不守封疆者之戒○北兵下徽州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去先是賈似道奏請
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殿前指揮使韓震再申前請
爚議堅壁固守求罷不允徑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
遁二相去國朝廷事可知矣

誅韓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誅韓震三省奉聖旨云韓震身為殿
岩陰懷異志當此危急不肯出戰聲言提兵闖入禁闕
奸謀叵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有功于
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其身若家
屬親黨決非同謀一切並為免罪○時有言震謀脅遷
都者宜中與客潘希仁議請計乃伏甲士於樞密府擊
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聞變大開
而入射火箭入大內又以大刀斫嘉會門宜中遇兵遂

之奔建康府

五木之敗

北兵入常州時三月初二日知州王宗洙遁權守節幹
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
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州姚訔統
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
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二十六日戰于橫
林敗績二十七日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

麻士龍死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
州糧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
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
得之子○安節乃節度王堅之子○尹玉江西憲司將
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又角一夕兵敗
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
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常州自三月二日
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糾集民義登

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震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等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為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虜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鬻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杈木上積日使火箭射之牌杈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於城外築堡傾泥併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糧盡城始

破嗚呼使北兵渡江之後一州州有守臣如姚訔者忠於國家而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耶

朝臣宵遁

乙亥正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自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李可陳過徐卿孫侍從已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為之空疎○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

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
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為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
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
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
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
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
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

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別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並與特轉二官其負國弃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罷賈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制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行諸軍之事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總命具官賈某小材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先帝

遂於國事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之彛并謀
合智以盡天下之議而乃恣行宵臆不恤人心以吏道
沮格人材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安
於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間之驅馳
豈不戎事之緩急戰功或曠歲而不舉兵事或臨時而
不修纖悉於文法之搜求濶疎於邊政之科瑣遂令飲
馬以渡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
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謂當被髮纓冠而疾趨乃復二

矛重弓而容與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被甲之謂何未聞
聲而先潰孟子謂吾何畏彼左氏謂我不丈夫社稷之勢
綴旒縉紳之言切齒姑與薄罰俾爾閒祠於戲膺戎狄
懲荆舒今欲復周公之事放驩兜殛伯鯀尚思寬虞典
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十四日賈
似道遺堂吏翁應龍護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五月太
后乃降詔令李庭芝宣意畧云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
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

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以始亦有辭
於永世○左相王燭奏陛下念其勤勞三朝免於追竄
使之歸里終喪忠厚之至既數辭矣安坐維揚未聞就
道既不能死忠又不能盡孝遂使公論切齒愈甚願降
一明詔切責似道又犯方命之罪

賤賈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臺奏賈似道喪師誤國內批賈似
道專權誤國得罪公論吾以其歷事三朝近嘗許以終

制不欲已甚合臺露章未已更與降三官改徙鄰郡少
弭人言○賈似道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追毀文字除
名勒停送韶州羈管內批王廷曾淵子改送雷州居住
○賈似道降三官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賈似道以妬
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
效尤於莽操其摠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
罪人人能言云云首聞邸報臺諫交章聲其奸謀乞行
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雖國家之典憲未伸而朝廷

之意向稍白臣切伏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捨惡所伏其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也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賈

似道移漳州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府台州簿錄其家

相陳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陳宜中參知政事陳合僉書樞密院召王爚還朝○初十日陳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宜中辭相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準內批不許臣辭免新除特進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樸愚不喜矯飾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斷將順陛下如天之仁實出於愛君

憂國之血忱非有一毫傾人利己之私念高天厚地實
所鑒臨今若許臣以舊官備位人猶謂臣無所為而為
之可以少逭清議若不先不後於此易變恩榮公論無
情何所不至或謂臣乘時傾似道而奪其權或謂臣拱
手不留臣鑑而據其位臣既無面顏立於百僚之上亦
安能復有精神念慮能為陛下宣一日之勞哉○魯港
敗後宜中當國首斬韓震脅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
無經綸至秋托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

矣

錢塘遺事卷七